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師說卷上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旭暢

經部五

春秋師說　　春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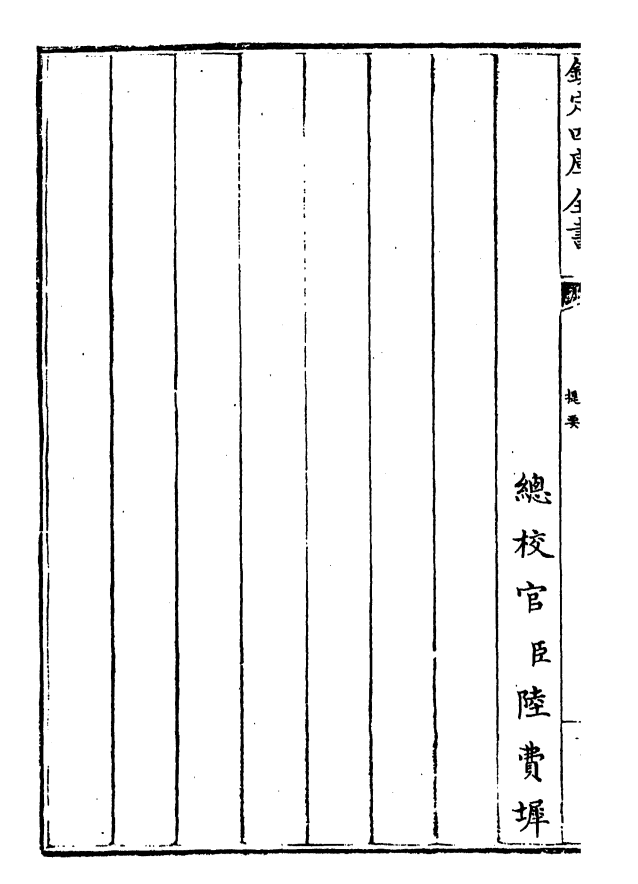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師說三卷元趙汸撰汸嘗師九江黄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魯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傳補注序曰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

為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風俗之不同為文十餘通以見虛詞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本原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為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及行狀附録于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

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葢即所謂為文十餘通者朱彞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汸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師說卷上

元　趙汸　撰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

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說大槩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

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禀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盖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托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

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决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賛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為義不盡

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茍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為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

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寛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

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叙彛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托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

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襃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
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
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
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
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
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
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弟惟顔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弟却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

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録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說聖人止備録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為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為宰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

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已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

雖不行而為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已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所以為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强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

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歳間而孔子没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没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賛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朐

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誕百出弒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

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删脩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纖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

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

圍城入其國其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縱饒說得好亦多是彊說而已

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

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

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閲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于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為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

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閒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刋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

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徑庭矣故竊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為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

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艷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煜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若以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

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其城下其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為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為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無居音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

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

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為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

詳齊是魯鄭鄭亦同姓事闗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吴事頗略後来吴事稍詳者漸以强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却以為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戦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為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

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為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說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茍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之作傳也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

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為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為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

請命于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為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為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為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

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

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為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為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

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為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為不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

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為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為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為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

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説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為何官與魯有何交

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
知其為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
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白二百
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
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子便
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為重其天子之卿大夫
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
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

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例忽改自王臣不然則寓貶之意究屬朦朧使後人惑於男女不辨夫子斷不出此也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但後之學者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說者乃更採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

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為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為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况惠公即無為子娶宋

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說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說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盖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

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為是隱母穀梁以為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為君而黜桓不得為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遺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為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宮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為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

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決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說以瀆亂聖經乎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二傳亦不同一以為送王姬一以為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

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于後却又似是單伯逆王姬為是逆而後築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說及思之積一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為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為諸生學問辨難之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

君遭弑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却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善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於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為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為是二傳揣度不

足據也案左氏哀姜私於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弒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于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宫左氏譏其非禮者為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絶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於後

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竟乃免語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竟有罪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為弑逆然經却又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為政而別不曾討賊則弑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於弑君之

罪如此却出脫了多少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功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削本旨成而後其說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甯氏之說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為甚贅及後豁然既有所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議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活不

室滞凡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弑穀梁陳殺其大夫洩治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別此春秋所以難説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令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西忽爾妄傳况於春秋列國事最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真偽或雜以好惡即乖其實如齊東

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辨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為是攝穀梁以為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

為隱公之母二傳以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為惠公妾母一以為桓母仲子一以為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辨汨亂人倫說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辨者僖公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為立妾母為夫人見廟一以為哀姜有罪既没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為僖公立妾為妻因禘而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為生或以為死或以為妾母或以為妾妻或以為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說但為曲說所

敝耳

據凡例考國史說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說却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朱子說三傳以為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亦最為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貴王賤伯詳內畧外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踈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是譏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

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為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襃乎其非經㫖決矣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推變例以正襃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為法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蓋事之異同雖有其例而必以義為斷方與聖經不背今人却去了義字只說元凱以例說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違背經㫖處然穿鑿

處却少如說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如說東宮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却取之者以其說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却有大相遠處年四十時周正之說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

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盖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為君明當為君則突之彊暴簒奪可見矣杜氏以為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為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

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為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為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為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况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說者遂謂立妾為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公既未甞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為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

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者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僖公為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為讎但僖公却又與齊桓共修伯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

焉可無勞為其夙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此固無明文
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蓋春
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
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
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為成公母穆姜是
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
氏之說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

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說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說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觧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縁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

者又案何氏云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歳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覩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

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
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
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
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
公及齊人狩于禚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
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

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再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内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備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范氏

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為國人所弑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

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耻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春秋師說卷上

春秋師說卷中

元 趙汸 撰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

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說以說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為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為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說

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併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

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為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歛華就實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為宋與

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内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其説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為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為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為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為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凡說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胷中無主更惑

虚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葢解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虚辭看葢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逺矣所說雖善豈不近於虚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歷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令云不班歷

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說誠亂人意若胷中無主既為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云春秋有貶

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又或以為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為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

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為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

未明故大義亦晦

諸儒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如曰經文脫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誤者存如君氏為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㫖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莫此為甚其間先儒之説害義傷

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具謬説足為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為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為害不細前世

士大夫學問却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說以為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盖嬿杜氏王周正月以為周不曽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為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為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

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

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

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案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盖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

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却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踈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

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巳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為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為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為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

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為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决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况書秋大水若以為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說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

歳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案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為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説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為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

則胡文定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為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

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為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為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為得文定之説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為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於長勺云齊師伐魯

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弑國内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

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

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說

最為平正意不執滯葢在前讎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

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為糾乃僖公之子不得稱

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

互有勝負既而為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

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遷怒乎糾與小白

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舊說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皆正當之論

案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僭禮甚

矣林氏之說即趙伯循之說趙氏誤取禮記斷章澤已
辯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案此尊文王為所自出而以周
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
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享文王則當於周
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
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為不然據禮器云周旅酬六尸
是迎六廟之主以就食於太祖以卑就尊於禮為順實
無尊就卑之禮也若曰於周廟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

禮尚順但亦恐太僭蓋絕類王者又況遍尋傳記亦無文王廟禘祭事學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始祖之廟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羣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四親廟而上及太祖天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止於祖廟祭所

自出而羣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子孫以祭則謂之
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則以四時舉常祀理
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公主於周廟以配享文
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乃是變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澤以為據
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
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祭與之
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為僭此是成王斟

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五歲一修非常歲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於羣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為此也郊之非禮是平王時魯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為殷禮乎曰諸侯禘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牡故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

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禴禴則從薄薄則不合祭而於當
祫之歲舉祫祭焉鄭氏云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
禘于周公此為最異耳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脩或
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禮
秩視周公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僭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林
少穎取公羊之説謂以妾為妻云致夫人者時君之夫
人也以公無逆女夫人至之文則知妾媵而立為夫人

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說恐非是據春秋惟哀公以妾為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不畏公論而顯然致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為霸主桓公之命曰無以妾為妻豈有切近與齊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乃公然廢周禮違霸主之命而以妾媵為妻恐實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媵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媵為妻是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十

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再書于經者豈所謂妾媵耶其不可信必矣詩人頌僖公曰令妻壽母若以妾媵為夫人豈所謂令妻乎又傳嘗譏哀公立妾為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為妻者故知當據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著失禮為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號為諸侯愚以為非夫當時諸侯無

小大遠近皆與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及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云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公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類也虢君亦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虢公醜則又何以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則曰取某邑虢實列國

則何不云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虢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茅戎戰而敗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茅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虞為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說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下篇最善其言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

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

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警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

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故錄以備觀覽

晦菴先生所以不主張春秋學者蓋三傳已有異同而諸家又無定說所以荅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某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某亦信不及知得聖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穿鑿嘗謂學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

時之意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个王正月便說不去又曰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案先生前後荅門人之說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肯解春秋者亦由衆說不齊之故然亦須曉先生微意蓋說春秋者多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孫明復說有貶無褒先生則

云晉士匄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他是欲正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說者尚新奇故獨取蘇子由呂居仁說得較平是不取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便見三傳之失不取諸家便見諸家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為時所尚先生若解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澤之用工亦大畧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只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

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亦是伊川晦菴欲為而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說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去古甚邇而訛錯已不一况其他乎如曾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說據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據澤說桓母是失禮再娶而非媵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不荅所問而專論管仲之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

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殊不荅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說集注引程子之說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尊卑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論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其義甚明必如此而後可以

杜爭端定民志是故庶子雖甚長且賢可以為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聖人禮制乃在幼適而庶長不論也

春秋關涉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恒是也古人立子皆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之子杜氏曰衛姬齊僖公妾又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甲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

專以年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皆有子儻賤妾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賤妾之子乎足以見當時禮制之必不然矣夫媵妾既多貴賤無等寵子爭立而無禮以為之裁制將如之何故九女班序之制決不可易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可廢也娣媵之見於經者如堯之二女其一即娣紀叔姬是從娣而嫁亦娣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詩曰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則娣之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說蓋雖衆多然於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隨其母之貴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則以桓公為當立而不知非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宮闈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為亂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於此若澤則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採諸家禮意之合於人情者而又別尋向上工夫則如桓公子糾之事

亦已明白初不在於翻倒傳注而別為之説也桓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可解在論語則甚難既未有人曉得只當闕疑為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説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長縱不是適亦須論其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羣公子亦先論其母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但據穀梁先序公子糾次説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為篡子糾貴宜為君此是當時事情又荀子謂桓公殺兄爭國則子糾是於

次應立推尋到此只見得桓公是簒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自見而論語方可說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簒蓋當時公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公羊以桓公為簒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適長嗣位子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母却非兩媵之數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是簒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却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簒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

糾母是夫人娣姪桓母却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

此又是一節工夫上面更有工夫在澤推春秋如推校

日歷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

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

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

子糾之事今更推未盡之說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

死稱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

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死稱子糾者是閔之而稱子也

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恐於賊害其同氣又設令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簒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人所閔殺糾者自應有罪蓋因爭國而殺縱不是簒亦是奪或問何以分簒奪曰貴賤相去遠而賤者乃立則是簒二傳謂桓公簒是也貴賤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

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王道脩明之時自應聽命於天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彊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不行而公義裁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是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說推之桓公終不免罪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責桓公是篡無他說也明者於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始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晦菴論里克一事云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為申生伸寃又讀胡文定公春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引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又讀晉里克弑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澤謂里克實是已弑二君不煩多說獻公用荀息為卓子傅今里克殺荀息只以大夫専殺已是應誅若更殺君之二子則一身不

足以償三罪又何用設為枝蔓之說以求奇乎先儒是
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
欲為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
情遷在獻公時則為寵待淫嬖殺逐諸子絶滅綱常在
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為臣子所弑豈容執泥
前事乎澤於二禮甚費考索周易頗復象學然猶不敢
自以為能亦不敢多議先儒唯春秋一經先儒亂說遂
使聖人本旨幾二千年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為己

任也

公四不視朔杜氏謂十二公不視朔唯此書者以見公疾久且明非詐蓋當時齊欲與公會而公有疾齊侯曰請俟公間杜氏所云得其事情矣四不視朔則不視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則復常非遂廢禮也而論語集註乃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亦似失之太快

嘗見呂氏説楚子麇卒以為楚靈王未嘗弒君故經不書弒此殊不解事若如此則是左氏妄加人以弒逆之

罷便當刪去傳文若干又此一事不可信則其餘皆可

棄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事以為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恐聖人所重在存國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存亡繼絶樂與人為善者若以為貶雖未必不通然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伐陳本以討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為説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詳

書之所以予楚此是聖人用意深處當精思之不可只
於皮膚上看

[seal]

春秋師說卷中